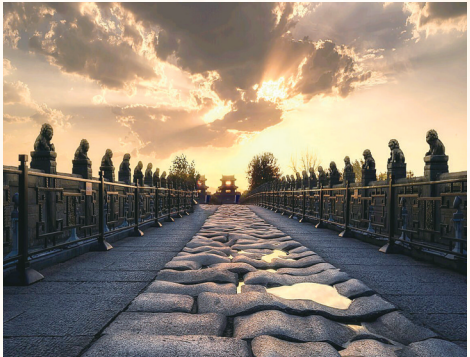


跟着鹤皋到伊犁之七

天边伊犁可安好 此心安处是吾乡

□ 赵世芳

祁韵士出河西走廊，即
将步入新疆。此时的祁韵士
东望来时路，不觉感慨万
千。卢沟桥畔折柳，太安驿中祭
祖，黄河岸边抒怀，华山脚下仰望，
六盘山上风雪，长安城里怀古，河西
走廊跋涉，嘉峪关前回眸。已走过的六
千多里路，艰难困苦与生死考验非常人所能
料。几多不舍与无奈，几番深情与牵念，几
近死亡与生还。与祁韵士同行，走出河西走
廊时，我在医院里平复了颤抖的心。



卢沟桥(资料图)

今日的新疆，是一个中国人至少要去一
次的地方。新疆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美
食美景，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给人以全方
位、立体式的极致感受。时间前移218年，
祁韵士笔下的新疆之途又是一番什么情景？
沙磧苦水黑风川。穿越星星峡，“山石恶
劣，势亦逼仄，土人又垒乱石，竖立山上作人
状，处处皆是”。走过红柳峡，终于见到了沙
中之泉水，饮之，“水益碱，饮者腹为之胀”。
碱水过后是苦水(地名)，“水尤难饮”。从苦
水至格子烟墩，一百八十余里，“水差可饮”，
直到“哈密”，才苦尽甘来。沙漠瀚海，苦水度
日，祁韵士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怅寥廓
天地，想历史上下，写下《旅次遣怀》：
几回帐触在天涯，不见长安不见家。
作字那寻苏武雁，尝新欲饱邵平瓜。
行经瀚海难为水，渡向恒河但有沙。
寂寞长途谁是伴，中书老秃尚生花。
写信，难寻“苏武雁”(典出汉苏武“鸿雁

传书”，李白有“鸿雁向西北，因书报天涯”之
诗句)；吃瓜，想吃邵平瓜(邵平，秦东陵侯，秦
亡后为布衣，在长安城外种瓜，瓜味甜美，时
人称“东陵瓜”)。瀚海(大沙漠)中难以喝到
甜水，沙磧多如“恒河之沙”。
沙行极苦，苦极生“空”。这是古之士大
夫儒、道、释三家意念之通“感”。《塞外独行忽
有所悟》：

清凉极乐境，非暑亦非寒。
自在吾心稳，无遮世界宽。
但从空里想，莫向忙中看。
一切冰消矣，何须挂舌端。
在这样的境遇中，祁韵士的“诗力”也可
见一斑，如，《晚宿小店率尔成篇》：
廖天又看夕阳红，竟日奔驰夸父同。
逆旅岂悬高士榻，流沙且避大王风。
人言极乐西天远，我悟闲浮世界空。
堪笑达观如阮籍，无端痛哭为途穷。

此诗几乎句句用典，想象力丰富，意境幽
远。在沙漠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无可口之
水，无可宿之店，烈日狂风，沙尘冷月，人的精
神极易崩溃。祁韵士想到了自己一路奔驰如
“夸父逐日”，以人生逆旅决不奢望“高士榻”
(典出“陈蕃下榻”)来安慰自己，流沙袭面权当
“大王之风”(典出战国宋玉《风赋》)。西天，极
乐世界的俗称，在那里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但
极乐世界太遥远了，祁韵士由此悟到传说中孕
育美好的“闲浮(梵语)世界”也是空的。困境
即空境，当年阮籍(三国时期魏国人、竹林七贤
之一)走到路的尽头无端大哭也大可不必。

不止有沙磧苦水，还有风穴。过了哈密，
经头堡、三堡，从三间房至十三间房，皆在沙
磧中。“途中云有风穴，古谓之黑风川，有鬼魅
为祟，见明史，最险处也，行人往往被风灾。”
其恐怖之状：“当扬沙走石之际，或碎人首，或
径吹去无踪，千觔重载之车，掀簸立尽，并车
亦飞去，双轮无反者。”飞沙走石，可以打碎人
脑，有时直接将人卷走。千斤重载之车，掀掉
车顶，甚至连车子也被卷飞。祁韵士行进之
时，“风吼已甚，日夜不息，御者惮(驾车人害
怕)”恐有不测，劝不要再行。祁韵士说：“天
也，此地荒凉特甚，令人愤懑欲绝，安能守风
一、二日耶”。荒凉至令人愤怒欲绝，可见荒

凉到什么程度。到黎明，再看所过之处，“沙
砾大石委积道上，纷纷若人为抛弃者”“迎面
巨石，磨牙屹立欲搏人，凶恶不可名状，觉森
森黑暗，非复人间世。”巨石屹立，想和人打架
之状，其凶神恶煞无以言表，阴森可怕，已不
似人间。关于黑风川，祁韵士《风穴行》叹道：
一虎且足制人命，何况风穴连天吼。
连天吼，动地来，行人到此色成灰。
沙石错杂迷道路，昼夜狂风不止。
风不止，路难通，人人雌伏大王雄。
询之不解是何怪，但云有穴在山中。
世间万事皆前定，涉险难当受以平。
临穴惴惴亦何益，黑风川作天衢行。

面对大自然的反复无常，思想自己的万
里之行，方知万事都有数，一切皆须接受。走
入风穴惴惴不安也无用，就把黑风川当作通
衢大道之行吧！

哈密城与哈密瓜。有苦就有甜，苦尽甘
来，方是人间正道。哈密给了祁韵士难忘的
口舌之甜蜜。哈密距嘉峪关一千五百九十
里，为新疆咽喉要地。从这里开始，北达巴
里坤(镇西府)，为天山北路，途经乌鲁木齐，
抵伊犁。另一路直达喀什，为天山南路。哈
密“土润泉甘，地脉宜木，芄芄(植物茂盛)长
发，土产甜瓜颇佳。”“到处清流渌漾，溪树烟
深，明爽怡人，风光可掬。”哈密瓜名气很大，
不过祁韵士《西瓜》一诗又有新解：

三白(白皮白瓤白子)逢新摘，瓜期任早尝。
镇心宜热客，得气应西方。
暑际神添爽，冰余齿觉凉。
还思乡味好，中合记红瓤。
(原注：榆次瓜出中合村者最佳)
作者或许是思乡心切，觉得榆次中合村
的瓜味道最好。但哈密甜瓜还是让他即时尝
到“甜头”：
爱觅堆盘绿(内外纯绿为上品)，
争传金棒瓜(形如棒谓之金棒)。
十分甜似蜜，半破手为华。
肉厚充肠好，浆浓到口夸。
分甘小儿女，对此忽思家。

留恋忘行连木沁。连木沁(现属吐鲁番
市鄯善县)为回民聚居处，风景优美，河水泉
水溪水，“汇合桥畔，淙淙振声”。“上有万柳阴
云为之庇幕，炎天酷热，顿觉清凉。”再看“头
人皤皤(自得状)，妇子嬉嬉，饮马搗衣，
往来不绝，别有天地”。面对此景此

情，祁韵士“徘徊半日，觉尘襟为之一涤，解袪
濯足于溪头，快事，快事！”再看河对岸“良苗
盈亩，回民习于耕作，安乐之况可想”。《连木
沁风景甚佳喜作》诗中写道：
我行偶过此，一览万念争。
濯足倚清流，汲者辄磨磨。
开豁畅征襟，白日忘西覿。
行迈有程期，仆夫促余乘。
回首滋留恋，既远觉犹近。

真可谓“久逢甘雨”，一个历经艰难万险
的他乡客，怎能不留恋这人间奇景的连木沁。

火焰山与吐鲁番。连木沁西行六十里，
“峡尽，出山为胜金口，土石夹杂而生，色皆
赤，壁立千寻，土人呼为火焰山。”唐时，高昌
王说此处热风如烧，此时祁韵士感觉“奇热殊
常，不可耐，至闭人呼吸气，虽夜静亦然，往往
行至中途，有渴死者”。脚下仍是漫漫沙磧，
人走其上，“如蚁行铁釜中，其不至毙绝者甚
少，虽扇不停挥，转觉益招虐焰，不若不挥之为
愈也。”吐鲁番，距哈密一千零三十里，即古高
昌国，唐时在此置州，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多
民族聚居，风俗多姿多彩，但“奇热尤甚”。物
产丰富，“所产棉花遍野，葡萄蔓地而生，不须
架引，绿者无核最佳。”此地“甜瓜极妙，以皮瓤
纯绿为上”。中原的人认为哈密瓜最好，祁韵
士认为“不及此地之美”。至于西瓜，祁仍认为
“不及榆次瓜远甚”。《行次吐鲁番》诗云：
密云不雨是西部，况值炎歊六月交。
但有熏风吹面目，绝无爽气出林梢。
天生瓜果臻佳妙，人喜繁华列酒肴。



火焰山(资料图)

乌鲁木齐望博格达山。到达迪化州(即
乌鲁木齐)之前，要经过一座因歌而名的达坂
城。但祁韵士笔下没有“达坂城的姑娘辫子

长”的记录。达坂，其实是山岭，“此岭最陡峻，
沙子若流，马蹄滑难行”，达坂城当时有军营。
黄昏后从此西行，“见西南火光烛天，照耀岩
谷，初疑野烧，询之，乃煮盐者为之耳。”军营、
粮食、火光、煮盐，这就是当时的达坂城。越达
坂岭，景物奇绝，“远见水草盈目，雪山横亘水
面，数峰插天，云气缭绕于下，晨日东升，射照
璀璨，烂然如银，诚大观也”。此雪山，即天山
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祁韵士有诗赞：
山脉远自葱岭发，蜿蜒直向东北来。
插天山峰势欲落，中横一脊高崔巍。
峻坂仰看白雪老，连城俯压青云开。
天外奇观似此少，壮游使我歌莫哀。

有什么样的艰辛，就有什么样的奇景回
馈。面对如此“天外奇观”，祁韵士的“戍途”变
为“壮游”，如此美景“补偿”，再不用心灵哀恸。

乌鲁木齐，有满汉二城，夹河相对，“东为汉
城，提督驻之；西为满城，都统及道州各员驻
之”。当拍的乌鲁木齐已是大会了：“此地东北
路为第一富庶之区，厘舍稠密，炊烟四起，沙山林
树，一望苍茫，形势扼要”。《乌鲁木齐》诗云：
双城对峙接郊垌，涛响砰訇隔岸听。
岭上停云连雪白，溪头密树带烟青。
红泥堡护丛林古，赤石崖开宝刹灵。
记取轮台风景略，晓岚诗后有黄庭。

一河双城，白雪青烟，红泥护庙，赤石宝
刹。据祁韵士此诗原注，红泥堡：“城南有庙，
红泥涂壁，俗遂呼为红庙子。”晓岚诗后有黄
庭，原注：纪晓岚先生滴居于此有绝句百首，
后浙人黄庭亦有绝句，惜未之见。公元1768
年，纪晓岚因言获罪，被发配于乌鲁木齐。两
年间，纪晓岚足遍天山南北，写下《乌鲁木齐
杂诗》《乌鲁木齐杂记》等。回京后，历时九
年完成《阅微草堂笔记》，记载了他在乌鲁木
齐搜集到的奇闻轶事，乌鲁木齐也因此为中
原所熟知。37年后，公元1805年6月，祁韵
士到达乌鲁木齐，可惜此地不是他流放的终
点，伊犁还远在近两千里之外。

这两千里，祁韵士走过“山势旷逸”的昌
吉县，“禾稼遍野”的呼图壁，“其地乡稻、米价
皆廉，商民辐辏、庐舍如云、景象明润、丰饶与
内地无异”的绥来县。渡过“水深流急、浩浩
奔腾、轩然波起、河面亦阔”的玛纳斯河。在
乌兰乌苏，领略了此地“种类滋繁、白昼噉人、
挥之不去、头目欲肿，始如蚊雷露筋之虐”的
大蚊子。
(下转08/09版)

本版制图：赵向文